

宋史

第九  
第十册



宋史卷四百一

列傳第一百六十

辛棄疾

何異

劉宰

劉燾

柴中行

李孟傳

辛棄疾字幼安齊之歷城人少師蔡伯堅與党懷英同學號辛党始筮仕決以著懷英遇坎因留事金棄疾得離遂決意南歸金主亮死中原豪傑竝起耿京聚兵山東稱天平節度使節制山東河北忠義軍馬棄疾為掌書記即勸京決策南向僧義端者喜談兵棄疾間與之遊及在京軍中義端亦聚眾千餘說下之使隸京義端一夕竊囚以逃京大怒欲殺棄疾棄疾曰囚我三日期不獲就外未晚揣僧必以虛廣奔告金帥急追獲之義端曰我識君真相乃青兕也力能殺人幸勿殺我棄疾斬其首歸報京益壯之紹興

三十二年京令棄疾奉表歸宋高宗勢師建康召見嘉納之授承務郎天平節度掌書記併以節使印告召京會張安國邵進已殺京降金棄疾還至海州與眾謀曰我緣主帥來歸朝不期事變何以復命乃約統制王世隆及忠義人馬全福等徑趨金營安國方興金將酣飲即眾中縛之以歸金將追之不及獻俘行在斬安國於市仍授前官改差江陰僉判棄疾時年二十三乾道四年通判建康府六年孝宗召對延和殿時虞允文當國帝銳意恢復棄疾因論南北形勢及三國晉漢人才持論勁直不爲迎合作九議并應問三篇美芹十論獻于朝言逆順之理消長之勢技之長短地之要害甚備以講和方定議不行遷司農寺主簿出知滁州州罹兵燼井邑凋殘棄疾寬征薄賦招流散教民兵議屯田乃勸莫枕樓繁雄館辟江東安撫司參議官留守葉衡雅重之衡入相力薦

棄疾慷慨有大略召見遷倉部郎官提點江西刑獄平劇盜賴文  
政有功加祕閣脩撰調京西轉運判官差知江陵府兼湖北安撫  
遷知隆興府兼江西安撫以大理少卿召出爲湖北轉運副使改  
湖南尋知潭州兼湖南安撫盜連起湖湘棄疾悉討平之遂奏疏  
曰今朝廷清明比年李全賴文政陳子明李峒相繼竊發皆能一  
呼嘯聚千百殺掠吏民死且不顧至煩大兵翦滅良由州以趣辦  
財賦爲急更有殘民害物之狀而州不敢問縣以竝緣科斂爲急  
更有殘民害物之狀而縣不敢問田野之民郡以聚斂害之縣以  
科率害之吏以乞取害之豪民以兼并害之盜賊以剽奪害之民  
不爲盜去將安之夫民爲國本而貪吏迫使爲盜今年勦除明年  
剽盪譬之木焉日刻月削不損則折欲望陛下深思致盜之由講  
求弭盜之術無徒恃平盜之兵申飭州縣以惠養元元爲意有違

法貪冒者使諸司各揚其職無徒按舉小吏以應故事自爲文過之地詔獎諭之又以湖南控帶二廣與溪峒蠻獠接連草竊間作豈惟風俗頑悍抑武備空虛所致乃復奏疏曰軍政之敝統率不一差出占破略無已時軍人則利於優閑窠坐奔走公門苟圖衣食以故教閱廢弛逃亾者不追冒名者不舉平居則姦民無所忌憚緩急則卒伍不堪征行至調大軍千里討捕勝負未決傷威損重爲害非細乞依廣東摧鋒荆南神勁福建左翼例別勅一軍以湖南飛虎爲名止撥屬二牙密院專聽帥臣節制調度庶使夷獠知有軍威望風懾服詔委以規畫迺度馬般營壘故基起蓋砦柵招步軍二千人馬軍五百人僉人在外戰馬鐵甲皆備先以緡錢五萬以廣西買馬五百匹詔廣西安撫司歲帶買三千匹時軀府有不樂之者數沮撓之棄疾行愈力卒不能奪經度費鉅萬計棄

棄善幹旋事皆立辦議者以聚斂聞降御前金字牌俾日下住罷  
棄疾受而藏之出責監辦者期一月飛虎營柵成違坐軍制如期  
落成開陳本末繪圖繳進上遂釋然時秋霖幾月所司言造瓦不  
易問須瓦幾何曰二十萬棄疾曰勿憂令廂官自官舍神祠外應  
居民家取滿匳瓦二不二日皆具僚屬歎伏軍成雄鎮一方爲江  
上諸軍之冠嘉右文殿脩撰差知隆興府兼江西安撫時江右大  
饑詔任責荒政始至榜通衢曰閉糴者配彊糴者斬次令盡出公  
家官錢銀器召官吏儒生商賈市民各舉有幹實者量借錢物逮  
其資領運糴不取子錢期終月至城下發糴於是連檣而至其直  
目減民競以濟時信守謝源明乞米掾助幕屬不從棄疾曰均爲  
赤子皆王民也卽以米舟十之三子信帝嘉之進一秩以言者落  
職久之主管冲佑觀紹熙二年起福建提點刑獄召見遷大理少

卿加集英殿脩撰知福州兼福建安撫使棄疾爲憲時嘗攝帥每  
歎曰福州前枕大海爲賊之淵上四郡民頑獷易亂帥臣空竭急  
緩柰何至是務爲鎮靜末期歲積鏹至五十萬緡勝曰備安庫謂  
閩中土狹民稠歲儉則糴于廣今幸運稔宗室及軍人入倉請光  
出卽糴之候秋賈賤以備安錢糴二萬石則有備無患矣又欲造  
萬鎧招強壯補軍額嚴訓練則盜賊可以無虞事未行臺臣王蘭  
劾其用錢如泥沙殺人如草芥旦夕望端坐閩王殿遂丐祠歸慶  
元元年落職四年復主管冲佑觀久之起知紹興府兼浙東安撫  
使四年寧宗召見言鹽法加寶謨閣待制提舉佑神觀奉朝請尋  
差知鎮江府賜金帶坐繆舉降朝散大夫提舉冲佑觀差知紹興  
府兩浙東路安撫使辭免進寶文閣待制又進龍圖閣知江陵府  
令赴行在奏事試兵部侍郎辭免進樞密都承旨未受命而卒賜

對衣金帶守龍圖閣待制致仕特贈四官棄疾豪爽尙氣節識拔  
英俊所交多海內知名士嘗跋紹興間詔書曰使此詔出於紹興  
之前可以無事讐之大恥使此詔行於隆興之後可以卒不世之  
大功今此詔與讐敵俱存也悲夫人服其警切帥長沙時士人或  
愬考試官濫取第十七名春秋卷棄疾察之信然索亞膺春秋卷  
兩易之啟名則趙鼎也棄疾怒曰佐國元勳忠簡一人胡爲又一  
趙鼎擲之地次閱禮記卷棄疾曰觀其議論必豪傑士也此不可  
失啟之乃趙方也嘗謂人生在勤當以力田爲先北方之人養生  
之具不求於人是以無甚富甚貧之家南方多未作以病農而兼  
升之患興貧富斯不侔矣故以稼名軒爲大理卿時同僚吳交如  
歿無棺斂棄疾歎曰身爲列卿而貧若此是廉介之士也旣厚賻  
之復言于執政詔賜銀絹棄疾嘗同朱熹遊武夷山賦九曲櫂歌



熹書克已復禮夙興夜寐題其二齋室熹歿偽學禁方嚴門生故  
膺至無送葬者棄疾爲文往哭之曰所不朽者垂萬世名孰謂公  
灰凜凜猶生棄疾雅善長短句悲壯激烈有稼軒集行世紹定六  
史贈光祿大夫咸淳間史館校勸謝枋得過棄疾墓旁僧舍有疾  
聲大呼于堂上若鳴其不平自昏暮至三鼓不絕聲枋得秉燭作  
文且且祭之文成而聲始急德祐仿枋得請于朝加贈少師謚忠  
敏

何異字問叔撫州崇仁大紹興二十四年進士調石城主簿歷兩  
任知洙鄉縣丞相周必大參政留正以院轄擬異孝宗問有無列  
薦正等以萍鄉政績對迺遷國子監主簿遷丞轉對所言帝喜之  
曰君臣一體初不在事形迹有所見聞於銀臺司繳奏擢監察御  
史異奏與丞相留正舊同官不敢供職御札不許引嫌遂拜命遷

右正言時光宗愆于定省異入疏諫不報約臺官聯名言姦人離  
間父子當明正典刑語極峻又不報勾外授湖南轉運判官偶攝  
帥事長蠻侵擾邵陽異募山下捕首亂者蒲來矢以眾來降尋爲  
浙西提點刑獄以太常少卿召改祕書監兼實錄院檢討官權禮  
部侍郎太常寺太廟芝草生韓侂胄率百官觀焉異謂其色白慮  
生兵妖侂胄不悅又以劉光祖於異交密言者遂以異在言路不  
彈丞相留正及受趙汝愚薦劾罷之久乃予祠起知夔州兼本路  
安撫異以夔民土狹食少同轉運司糴米椿積立循環通濟倉七  
月丙戌西北有星白芒墜地其聲如雷異曰戌日酉時火土交會  
而妖星自東南衝西北化爲天狗蜀其將有兵乎勾祠以寶謨閣  
待制提舉太平興國宮後四年吳曦果叛起知潭州乞閑予祠者  
再嘉定元年召爲刑部侍郎五月不雨異上封事言近日號令或

從中出而執政不得與聞其事臺諫不得盡行其言陛下閱念饑  
民藥病殞死遐荒僻嶠安得實惠多方稱提不如縮造楮幣阜通  
商米不如稍寬關市之征明年權工部尙書告老抗章言近臣求  
去類成虛文中外相觀指爲禮數無以爲風俗廉恥之勸以寶章  
閣直學士知泉州從所乞予祠進寶章閣學士轉一官致仕卒年  
八十有一異高自標致有詩名所著月湖詩集行世

劉宰字平國金壇人旣冠入鄉校卓然不苟於去就取舍紹熙元  
年舉進士調江陵尉江陵巫風爲盛宰下令保伍互相糾察往往  
改業爲農歲旱帥守命振荒邑境多所全活有持妖術號真武法  
穿雲子寶華主者皆禁絕之書其坐右曰毋輕出文引毋輕事筆  
楚緣事出郊與吏卒同蔬食水飲去官惟篋藏主簿趙師秀酬倡  
詩而已調眞州司法詔仕者非僞學不讀周愔頤程頤等書才得

考試宰喟然曰平生所學者何首可斷此狀不可得卒弗與授泰  
興令有殺人獄具謂禱于叢祠以殺一人刃忽三躍乃殺三人是  
神實殺我也爲請之州毀其廟斬首以徇鄰邑有租牛縣境者租  
戶於主有連姻因喪會竊券而逃他日主之子征其租則曰牛鬻  
久矣子累年訟于官無券可質官又以異縣置不問至是愬于宰  
宰曰牛失十載安得一旦復之迺召二勾者勞而語之故託以它  
事繫獄鞫之勾者自詭盜牛以賣遣詣其所驗視租戶曰吾牛因  
某氏所租勾者辭益力因出券示之相持以來盜券者憮然爲歸  
牛以租富室以金釵惟二僕婦在置之有司咸以爲冤命各持一  
蘆曰非盜釵者詰朝蘆當自若果盜則長於今二寸明旦視之一  
自若一去其蘆二寸矣卽訊之果伏其罪有姑媿婦不養者二召  
二婦并姑置一室或餉其婦而不及姑徐伺之一婦每以已餼饋

姑姑猶呵之其一反之如是累日遂得其情父喪免至京韓侂胄  
方謀用兵宰啟鄧友龍薛叔似極言輕挑兵端爲國深害迄如其  
言爲浙東倉司幹官職事脩舉亟引去默觀時變頓不樂仕尋告  
歸監南岳廟江淮制置使黃度碎之入幕宰辭曰君命召不往今  
矧可出耶嘉定四年堂審召命且再下不至時相亦屢諷執政從  
官貽書挽宰宰峻辭以絕俄題考功曆示決不復仕理宗初卽位  
以爲籍田令屢辭改添差通判建康府又辭乞致仕乃以直秘閣  
主管仙都觀拜改秩子祠之命辭秘閣不允端平元年升直寶謨  
閣祠如故且盡還磨勘歲月未幾遷太常丞郡守以朝命趣行不  
得已勉就道至吳門拜疏徑歸一時譽望收召略盡所不能致者  
宰與崔與之耳帝側席以問侍御史王遂且俾宣撫遷將作少監  
又以直敷文閣知監國府皆不拜進直顯謨閣主管玉局觀帝猶

冀幸一來也召奏事訖不爲起尋卒鄉人罷市走送袂相屬者五  
十里人人如哭其私親宰剛大王直明敏仁恕施惠鄉邦其烈實  
多置義倉創義役三爲粥以與餓者自冬徂夏日食凡萬餘人薪  
粟衣纊藥餌棺衾之類靡謁不獲某無田可耕某無廬可居某之  
子女長矣而未婚嫁皆汲汲經理如已實任其責橋有病涉路有  
險阻雖巨役必捐貲先倡而程其事宰生理素薄見義必爲旣竭  
其力藉質貸以繼之既倦若定折麥錢額更縣斗斛如制毀淫祠  
八十四所凡可以回害有司利於鄉人者無不爲也宰隱居三十  
年平生無嗜好惟讀所不讀旣竭日力猶坐以待雖博考訓注  
而自得之爲貴有漫塘文集語錄行世

劉燭字晦伯建陽人與弟韜仲受學于朱熹呂祖謙乾道八年舉  
進士調山陽主簿燭正版籍吏不容姦調饒州錄事通判黃奕將

以事汗燻而已自以贓抵罪去都大坑冶耿某閔遺骸暴露議用  
浮屠法葬之水火燻貽書曰使死者有知禍亦慘矣請擇高阜爲  
叢冢以葬調連城令罷添給錢及綱運例錢免上供銀錢及綱本  
二稅甲葉鈔鹽軍期米等錢大脩學校乞行經界改知閩縣治以  
清簡庭無滯訟興利去害知無不爲差通判潭州未上丁父憂僞  
學禁輿燻從熹武夷山講道讀書怡然自適築雲莊山房爲終老  
隱居之計調贛州坑冶同主管文字差知德慶府大脩學校奏便  
民五事又奏罷兩縣無名租錢糾集武勇民兵入奏言前者北伐  
之役執事者不度事勢貽陛下憂今雖從和議願益恐懼脩省必  
開言路以廣忠益必振公道以進人才必飭邊備以防敵患提舉  
廣東常平令守臣歲以一半易新春末支及冬復償存其半以備  
緩急通欠亭戶錢十萬轉運司五萬燻以公使公用二庫贏錢補

之奏義倉之敝客丁錢之敝小官奉給之敝舉留守令之敝吏商  
之敝召入奏事首論公道明則人心自一朝廷自尊雖危可安也  
公道廢則人心自二朝廷自輕雖安易危也帝嘉獎遷尙左郎官  
請節內外冗費以收楮幣轉對言願於經筵講讀大臣奏對反復  
問難以求義理之當否與政事之得失則聖學進而治道隆矣乞  
收拾人才及脩明軍政遷浙西提點刑獄巡按不避寒暑多所平  
反有殺人而匿權家者吏弗敢捕燭竟獲之遷國子司業言於丞  
相史彌遠請以熹所著論語中庸大學孟子之說以備勸講正君  
定國慰天下學士大夫之心奏言宋興六經微旨孔子孟遺言發明  
於千載之後以事父則孝以事君則忠而世之所謂道學也慶元  
以來權佞當國惡人議已指道爲僞屏其人禁其書學者無所依  
鄉義利不明趨向污下人欲橫流廉恥日喪追惟前日禁絕道學



之事不得不任其咎望其既仕之後職業脩名節立不可得也乞  
罷僞學之詔息邪說正人心宗社之福又請以熹白鹿洞規頒示  
太學取熹四書集註刊行之又言浙西根本之地宜詔長吏監司  
禁戢強暴撫柔善良務儲積以備凶荒禁科斂以紓民力兼國史  
院編脩官實錄院檢討官接伴金使于盱眙軍還言兩淮之地藩  
蔽江南干戈盜賊之後宜加經理必於招集流散之中就爲足食  
足兵之計臣觀淮東其地平博膏腴有陂澤水泉之利而荒蕪實  
多其民勁悍勇敢習邊鄙戰鬪之事而安集者少誠能經畫郊野  
招集散亾約頃畝以授田使毋廣占拋荒之患列溝洫以儲水且  
備戎馬馳突之虞爲之具田器貸種糧相其險易聚爲室廬使相  
保護聯以什伍教以擊刺使相糾率或鄉爲一團里爲一隊建其  
長立其副平居則耕有警則守有餘力則戰帝嘉納之進國子祭